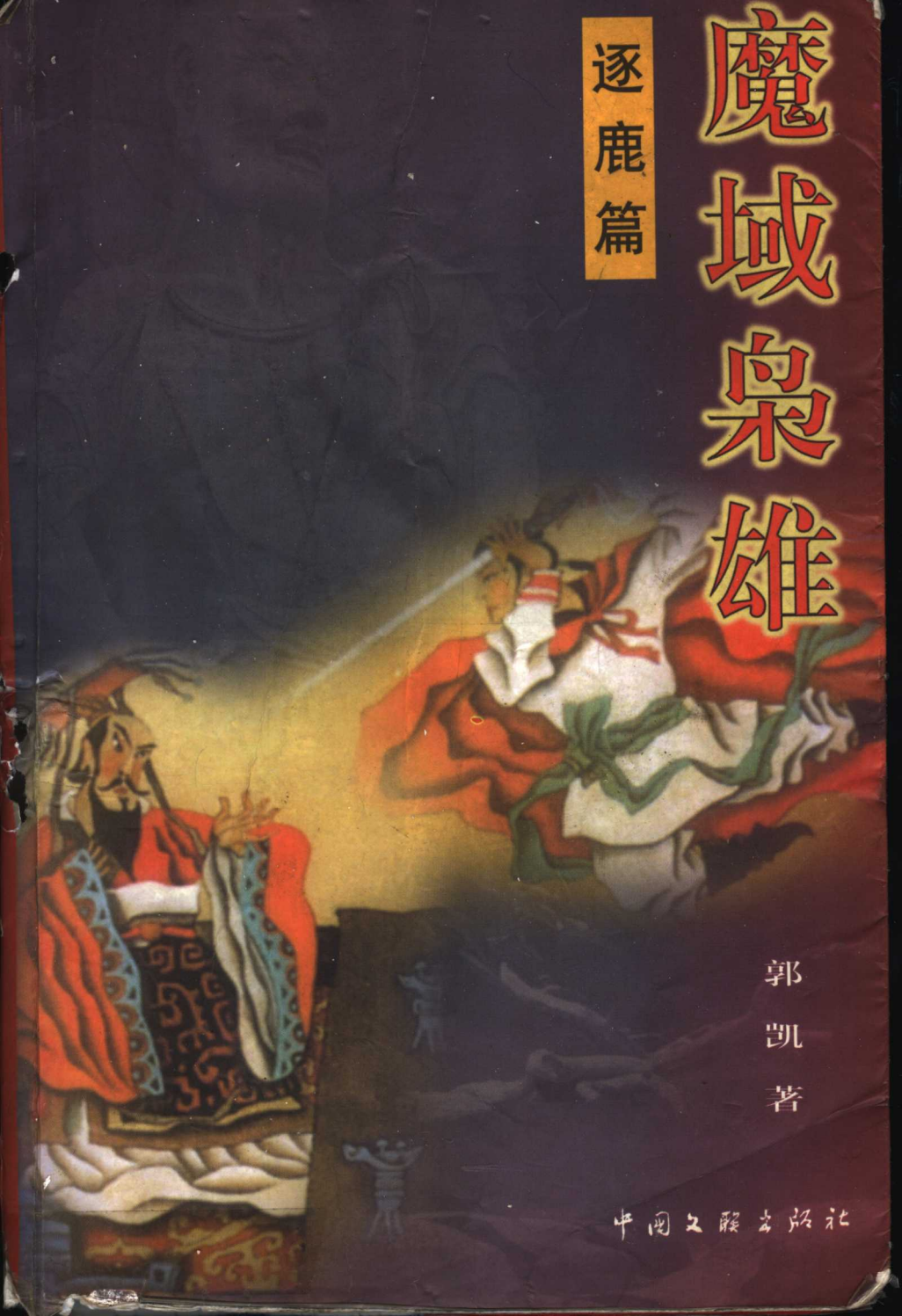


魔域梟雄

逐鹿篇

郭凯
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L70000400171



I247.53
695:1

鹿
篇

域 泉 雄

郭
凯
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域泉雄 / 郭凯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0.3

ISBN 7-5059-3627-1

I. 魔… II. 郭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4751 号

书 名	魔域泉雄
作 者	郭 凯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王东升
责任印制	邢尔威
印 刷	隆昌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400 千字
印 张	16.1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0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3627-1/I·2780
定 价	3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目 录

引 子	/1
第 一 章 武林盟主	/12
第 二 章 江南神算	/20
第 三 章 落魄少年	/27
第 四 章 武林狮王	/34
第 五 章 化血分身	/42
第 六 章 牧野鹰扬	/49
第 七 章 长安之行	/58
第 八 章 骊山奇景	/68
第 九 章 棋道争雄	/75
第 十 章 作茧自缚	/83
第 十 一 章 大内侍卫	/92
第 十 二 章 巡视边防	/100
第 十 三 章 碎云重镇	/107
第 十 四 章 初战安边	/115

第十五章	以毒攻毒	/122
第十六章	热血男儿	/130
第十七章	紧急军情	/140
第十八章	奇袭乌审	/148
第十九章	断崖血战	/155
第二十章	死里逃生	/162
第二十一章	黑色地狱	/167
第二十二章	黑狱密谋	/175
第二十三章	黑狱暴劫	/183
第二十四章	匪夷所思	/192
第二十五章	乌合之众	/199
第二十六章	火烧敌营	/206
第二十七章	飞鹰军团	/213
第二十八章	重返长安	/220
第二十九章	密函之争	/228
第三十章	镜湖小筑	/237
第三十一章	庙堂豪赌	/245
第三十二章	深宫巨变	/252
第三十三章	反败为胜	/262
第三十四章	横空出世	/269
第三十五章	京中九煞	/277
第三十六章	龙虎双杀	/286

第三十七章	禁卫统领	/294
第三十八章	驸马都尉	/303
第三十九章	龙驹墨烟	/312
第四十章	神秘女郎	/321
第四十一章	暗箭伤人	/329
第四十二章	别无选择	/337
第四十三章	十二金钗	/347
第四十四章	一箭三星	/353
第四十五章	一石二鸟	/360
第四十六章	江南迎亲	/368
第四十七章	突如其来	/376
第四十八章	化险为夷	/383
第四十九章	白莺公主	/393
第五十章	疯魔杖法	/401
第五十一章	怪异杀手	/409
第五十二章	白雪美人	/417
第五十三章	千叶山庄	/426
第五十四章	山庄丽人	/435
第五十五章	百花夫人	/443
第五十六章	电闪雷鸣	/450
第五十七章	雷轰电闪	/458
第五十八章	闪电追星	/468

4 魔域枭雄·逐鹿篇

第五十九章	平阳之战	/476
第六十章	血战城关	/482
第六十一章	军国儿戏	/489
第六十二章	中原逐鹿	/496
第六十三章	冷血鹰帅	/504
尾 声		/510

引 子

作为白道上“天风马场”的主人和黑道上西北各路马贼股匪公认的首领，“马王神”泉风的身边可说是美女如云。

可自从他的爱妻白芙蓉与人私通，陷害他在地狱般的“黑石城”经受了三年非人折磨，泉风已是性情大变。当他越狱回到“天风马场”，重夺基业，处死奸夫淫妇后，便再也不愿与任何女人接触。

所有认识泉风的人都以为这位年近六旬、无儿无女的西北大豪从此将孤独地度过他的余生。可自从那个叫也兰的突厥少女出现以后，泉风似乎就开始在慢慢改变。而现在，他居然要和她结婚了。

于是，就有了今天这一场极其盛大而又热烈的婚礼。

在“万马堂”那足以容纳数百人的粗木大厅中，此刻早已被拥挤的人潮所淹没，奇怪的是还能保持一种相对的安静。

那么多人，包括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、美丽的、丑陋的，在这拥挤的大厅中摩肩接踵地落座，却没有人敢高声喧哗，顶多是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。数百桌酒席早已准备停当，酒如池，肉如林，丰盛无比，也没有一人敢动手中的筷子，尽管其中许多人早已是饥肠辘辘。

几乎所有的目光都悄悄停留在同一个人身上。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，沉稳如山，气度恢宏，身边是依人小鸟般的美丽新娘。同桌作陪的还有七位极具来头、在西北都能呼风唤雨的人物。他们虽然也都等得不耐烦，可谁也不敢开口。因为他们知道

婚礼推迟的原因，在枭风身边的那个空位说明了一切。

究竟枭风苦苦等待的是什么客人？却连他们也不知道。惟一知道点内情的是“黑龙旗”大龙头“白发老龙”朱洪。他在如厕之际正好遇见老相识饿豹。饿豹和另外三个人即独眼龙、大熊、乌鼠合称“四兽”，是枭风最为信任的属下。

朱洪问起婚礼推迟的原因。饿豹迟疑了一下，还是告诉了他答案，却只有四个字：“一位将军”。

朱洪回来后将这四个字翻来覆去念了许多遍，他有些不大明白。不错，枭风是纵横西北黑白两道的风头人物，但他毕竟曾经是一个马贼。何况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现在还是一个马贼。那么，他是何时与军方的高级将领拉上关系的呢？

作为几十年的老朋友，朱洪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枭风的为人。枭风性情古怪高傲，能令他苦苦等候的人，自然不会是等闲之辈。他既然要等，那就一定要等到人来或者是有关消息为止。所以，负责婚礼的主事已经第三次来请示，再等下去便会错过吉时，枭风依然轻轻摇头，坚持道：“再等等，他说过会来，就一定会来。”

时间在等待中缓慢流逝。枭风依然好整以暇，新娘的神情虽然有些异样，但却一言不发，显然她也很有耐心等待下去。宾客们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，许多人都想离去，可又不敢。还有许多人也猜出原因，他们不敢得罪枭风，只好在心中将那位迟到的客人骂得狗血淋头。

终于，在这一片焦灼和暗骂中，外面隐约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。枭风“腾”地站了起来，倒把在座的几个人吓了一跳。新娘也抬起了头，目光中分明有一丝亮芒闪过。

朱洪注意到了这一小小的变化，心中顿感诧异。如果说枭风为此激动倒不足为奇，但新娘从未曾与这客人谋面，为何却像是十分留意呢？

不过此时此刻已经不容他多想，因为外面已经传来了一阵小小的骚动。那队人马来得好快，片刻间已经到了“万马堂”外。在清亮爽朗的大笑声中，十余人大步而入，为首一人高声道：“小弟贺喜来迟，还请泉兄恕罪。”

众人一齐将目光投向门口，想看看这不识相的客人是何许人。这一看，众人更是诧异。原来进来的，并非众人想象中与泉风年纪相仿的武林前辈、绿林大豪，只是一个衣着俭朴、气度沉稳的青年人。

他大约二十五六，眉浓鼻挺，目光炯炯，面部线条清晰明显，犹如刀削斧凿般硬朗，显得十分英俊。身材高大甚至略显剽悍，面容却是温和而又沉静，器宇轩昂，令人一见之下就不禁生出几分敬意。

众人都在猜测这高大英俊的年轻人是何方高人时，泉风已大步迎上前去，笑道：“兄弟能来便好，说什么恕罪，快请，快请。”

两人手挽手，走向主位。泉风一扫适才的沉默寡言，显得十分高兴，道：“兄弟，我先给你介绍几位朋友。”那青年淡淡一笑，锐利的目光扫了一眼在座之人，说道：“其实在座的各位朋友，不劳泉大哥引荐，小弟早已知晓了。”

泉风诧然笑道：“兄弟何时见过他们？怎地大哥全不知晓？”青年微笑摇头：“泉大哥难道忘记小弟是做何营生的吗？”泉风一怔，随即大笑道：“不错。哥哥我一时高兴，倒忘记兄弟的身份了。试问当今天下，有什么事能瞒过兄弟的耳目呢？”

那青年未置可否，只是淡淡而笑，道：“泉大哥大喜之日，小弟来迟已感万分抱歉。还是先办大哥的正事要紧，这些小事，不妨过会儿再说。”

泉风一想也是，自己也不能在这大喜之日过于冷落新婚妻子，笑道：“那好。咱们先办婚事，再谈其它。也兰，你先来见

过为夫最好的兄弟。他就是为夫常向你提起的尉迟鹰，尉迟将军。”

新娘也兰站起身，神情十分古怪地轻声道：“也兰见过尉迟将军。”尉迟鹰急忙还礼，道：“应该在下先来见过大嫂才是。”直到此刻，他才注意到泉风的身边偎倚着一个长发垂肩、美艳绝伦的异族少女。

她年约十七八岁，肤色莹白如玉，无可否认非常美丽。高鼻深目的动人轮廓，使人感到有别于中原女子的异族丰姿。五官纤巧，冷艳秀丽，胸脯比中原女子更加丰满和高挺，充满诱惑的魅力。

这样一个美女，难怪能令“马王神”泉风也为之动心。尉迟鹰在惊异于她的美丽的同时，却发现也兰那清澈明媚的美眸中闪过一抹敌意和仇恨。

这是为什么？自己和她素昧平生，她为什么会对自己有着如此深刻的仇恨？只在这一瞬间，尉迟鹰的脑海中闪电般掠过好几个疑问。但泉风却误会了尉迟鹰的意思，他显然在为自己妻子的美貌而高兴。他回头示意，主事急忙高声道：“奏乐！”

一时间，鼓乐齐鸣。早已等得不耐烦的乐手们卖力地吹奏起来。主事在前导引，伴郎喜娘搀扶着这一对新人，走向红烛高燃的典礼台。在那喜庆祥和的大红喜字面前，他们将完成婚礼中最为紧要的拜天地仪式。

在场所有人都喜笑颜开，高声祝福。只有“白发老龙”朱洪等七人脑中轰轰作响，注意力完全离开了隆重的婚礼，而停留在了他们听见的这个名字——尉迟鹰。

虽然他们都是在西北大漠响当当的人物，擅长应付各种意外。但现在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感到极度的不安。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名字，知道这个名叫尉迟鹰的青年人所拥有的力量是何等强大。只要他愿意，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们这些在西北大漠称王

称霸的马贼盗匪打入十八层地狱。

也许是看出了他们的局促不安，尉迟鹰心中微感好笑。对这些“知名人士”的身份和底细，他早已通过“禁卫军”庞大的情报网了解得一清二楚。但他还是来了，因为他和泉风的情谊是在同生共死的战斗中凝结建立的。回想当年他们各率战俘和盗匪共同在“黑色地狱”发起越狱暴劫的日日夜夜；尉迟鹰就格外珍视这份友谊，所以他才会不远千里，风尘仆仆地前来参加一个马贼的婚礼。

当尉迟鹰重新将目光投向典礼台的时候，仪式已经进行到夫妻交拜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件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
“马王神”泉风满面笑容地躬身向妻子下拜，本该同时回礼的新娘也兰忽然从袖中抽出了一柄蓝汪汪的匕首，闪电般插入泉风的小腹。

泉风显然做梦也没有想到相距咫尺的新婚妻子居然会下如此毒手，只觉小腹一凉，匕首已经深没至柄。也就与此同时，在台下亲眼目睹的尉迟鹰失声叫道：“不好。”

话音未落，尉迟鹰已经作出反应，身形一闪，疾如狂飙，飞掠至泉风的身旁，一把扶住摇摇欲坠的泉风。

鼓腮吹奏的乐手们惊愕地垂下手中的乐器，观礼的人群呆呆注视，看见的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没看见的人东张西望，茫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原本喧闹无比的大厅霎时间变得鸦雀无声。

泉风那本来红光满面的面庞在这一瞬间变得惨白如纸，他缓缓抬起头，将目光从插在自己小腹上的匕首移到同样面色苍白、娇躯仍在微微颤抖的也兰脸上，嘶哑着说道：“你……为什么……你……”

也兰昂起头，坚定地迎接住他逼人的目光，胸膛急剧起伏，似乎依旧沉浸在成功的兴奋和激动中。听见泉风的询问，她忽然

狂笑起来，笑声狂野放肆。好一会儿，她才止住笑声，美目中分明有闪烁的泪光，冷冷道：“因为我是黑獭千户的女儿。”

一旁搀扶泉风的尉迟鹰一惊，不由自主追问了一句：“你是黑獭千户的女儿？”也兰秀面泛红，骄傲地道：“正是。我不惜出卖自己的尊严和身体，费尽心机接近他、讨好他，就是为了今天，为了给我的父亲报仇。那柄匕首上涂了鹤顶红，见血封喉。泉风，你再也看不见明天的太阳了。”

泉风神情灰暗，惨然一笑，喃喃道：“报应……报应……”他的眼前仿佛重又出现了那些瘦骨嶙峋的囚徒、暴烈凶狠的看守，还有黑獭千户骄横狂妄的丑脸……

喉中发出“咕”的一声，打断了他的回忆。一缕小小的黑色血流从他口中溢出，显然毒性已经开始发作。泉风明白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他竭尽全力抬起右手，指向也兰。尉迟鹰急忙问道：“泉大哥，你想说什么？”

泉风挣扎着，艰难地吐出了最后的三个字：“放……了她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泉风身子一挺，软倒在尉迟鹰怀中。他双目圆睁，嘴角黑血溢出。尉迟鹰低下头，微微闭上双眼，伸手轻轻合上泉风的眼帘。

在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中，一个粗豪而激愤的声音骤然响起：“杀了她……”

天，渐渐亮了。

纷扰了一夜的万马堂开始安静下来。喜庆婚宴已经改成灵堂，连夜置办的白幡棺木，昨天还喜庆喧闹的地方平添了几分阴森哀痛。黑压压的人群，一色白衣白裤，整齐地跪拜在泉风的灵前。

尉迟鹰也换了一身孝服，身形笔直，立于灵牌左侧。昨晚，

万马堂为首的“四兽”已经公推尉迟鹰主持大局。他们都很了解枭风，也了解尉迟鹰和枭风的关系。尉迟鹰推无可推，只得勉强同意。

现在，他接手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应该怎样处治杀人凶手也兰。若依照饿豹和朱洪等人的意思，将也兰大卸八块后扔在荒野喂狗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尉迟鹰却认为，这样做并不合适。

看着那一双双被仇恨烧得火红的眼睛，还有那悲痛愤怒的神情，尉迟鹰深深明白枭风在这些粗犷汉子们心目中的地位，也同样明白他们心中对残忍报复的渴望。

可是，他能够那么做吗？

照理说，枭风是他的结拜兄弟，自己理应为他报仇，将凶手千刀万剐，任谁都没有半句话讲；还可以因此得到枭风上千部属的拥戴，真是一举两得。

那么，一个只是要为父报仇的少女，就应该得到这样悲惨的下场吗？何况，枭风在临死前曾经明白无误地指着也兰说：“放了她！”

别人也许可以装作没有听见，但尉迟鹰知道自己不行。如果这是枭风最后的遗愿，那他怎能违背？

尉迟鹰紧锁着眉头，苦苦权衡着。他本能地扫了一眼灵牌右侧被五花大绑的也兰。她依然是那样明艳动人，楚楚堪怜。只是目光幽邃，神情清冷自若，丝毫不在意那紧盯着的数百道仇视凶狠的目光，仿佛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与她全然无关。

尉迟鹰也不由暗暗佩服面前这位美丽的少女。他凝视着这仿佛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少女，正在若有所思之际，饿豹大步上前，拱手问道：“请问将军，何时取这妖女人头，为场主祭灵？”尉迟鹰皱眉看了他一眼。在这一瞬间，他决定了该怎样做。

刀锋般的目光扫过饿豹，也扫过沉默期待的众人，尉迟鹰深吸了口气，缓慢而又低沉地说道：“枭风枭大哥在临死前已经

说得很明白了，我也不打算违背他的遗愿。也兰姑娘，你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。”

他的声音虽然低沉，但在这鸦雀无声的大厅内却还是能够让每个人听得清清楚楚。所有人都毫无例外地吃了一惊，许多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；更有人张大嘴呆呆注视，像是完全不明白尉迟鹰究竟说了些什么。

在众人之中，最感诧异的还是也兰。原本一直清冷自若的她也不禁神情剧变，用一种难以置信的口吻问道：“你在说什么？你真要放我走吗？”

尉迟鹰点了点头，又将刚才那番话重复了一遍。这一回众人都听清楚了，也都听明白了。“白发老龙”朱洪慌忙上前，说道：“尉迟将军，请恕老朽插言。此女乃杀害梟场主的罪魁祸首，便是我等死敌，怎能轻易放走？”

尉迟鹰双目如电，冷冷地看着他，直至朱洪感到浑身都不自在时，才缓缓道：“朱老板所言极是。可梟大哥临终遗言，你不会没有听见吧？”

朱洪神情困窘，说不出话来。原来那句话，他也是听见的。

尉迟鹰扭过头，不再理他，对也兰道：“也兰姑娘，你走吧。我可以保证不会有人追击堵截。如果有人胆敢违抗梟大哥的遗命，便是与我尉迟鹰为敌。”

朱洪、饿豹等人面面相觑，无不默然。尉迟鹰这么一说，等于是给了也兰一道无形的护身符。有了尉迟鹰这样一座大靠山，谁还敢动也兰一根汗毛？

也兰显然也十分意外，目光迷茫，神情古怪。尉迟鹰一言不发，大步走到她面前，右手并掌如刀，将她身上重重捆绑的粗索急划而下。“掌刀”所过之处，数十重粗索立时纷纷断绝，散落在地。当真是快刀利刃，也未必有如此锋锐。

满厅人众面面相觑，无不动容。饿豹默然半晌，猛然抬头叫

道：“难道就这么放过那个妖女吗？”这一声叫出，立即便有数十人呼应道：“对，不能就这么放过她！”

饿豹神情凝重，忽然双手抱拳，朗声道：“尉迟将军，饿豹自知不是您老人家的对手。但饿豹受场主大恩，誓要为场主复仇雪恨。这妖女害死场主，饿豹断然不会放过她，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非杀她不可。现在既然尉迟将军出面护持，那在下也无话可说。除此妖女之后，饿豹再以死向将军谢罪！”

他话音未落，乌鼠、大熊等也纷纷站起，轰然道：“不错。我等也愿以死谢罪，只求为场主报仇雪恨！”

尉迟鹰的脸色终于变了。

这许多人不惜一死，也不肯放过也兰，那他还怎能保护也兰的安全离开？总不能因此将梟风这些忠心部属全部杀掉吧。

正在他心念电转、筹算两全之时，身旁的也兰忽然幽幽道：“其实大家根本不必为我争执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过离开，尉迟将军的好意也兰心领了。”顿了顿，她继续道，“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也是我十九岁的生日。过完这个生日，我自然就会去陪伴你们的场主。”

在场的所有人都立即明白了也兰话中隐含的深意。尉迟鹰目中精光大盛，神情变幻不定。他虽然心中惋惜，却又深感无能为力。也兰能够这么做，其实应该算是最好的解决方法。

沉吟半晌，尉迟鹰道：“姑娘还有什么未了心愿吗？不妨便告诉在下。”

也兰犹豫了一下，扫了四周一眼。尉迟鹰立即明白，道：“你们全都退下。”

待大厅内的人众走得一干二净，也兰美眸一转，清澈的目光深深凝注在尉迟鹰身上。尉迟鹰还以为她有什么难言之隐，道：“姑娘无须顾忌，就算你有天大难事，本座也会替你办妥的。”

也兰笑了笑，摇头轻轻道：“其实我的心愿很简单。那就是

在我临死之前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有关你的一切？”

这一回轮到尉迟鹰大吃一惊。他说什么也想不到也兰的最后心愿竟然会与自己有关，而且还只是想知道有关自己的事情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

尉迟鹰心中诧异万分，情不自禁问道：“有关我的一切？姑娘想知道这些做什么？”

也兰幽幽道：“因为我知道你和枭风都是越狱的首领，也知道我父亲的死你也要负上一份责任。本来，我也想杀掉你，可我知道自己做不到。枭风说过，你是一个不死的、传奇性的英雄，或者称呼你为枭雄更为合适。在你和枭风之间，我只能选择一个。”

听也兰这么一说，尉迟鹰明白了。这符合一个渴望复仇的少女心意。他不愧惜地道：“所以，你选择了枭风。”

也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用了整整两年时间去接近枭风，想方设法获得他的好感。枭风也真的爱上了我，他答应和我结婚。因为枭风说过，你一定会来参加他的婚礼。”

顿了顿，也兰道：“我选择在婚礼上动手，是因为我要等你来。我想知道我的另外一个仇家是什么人，我也想知道自己选择是否正确。”

尉迟鹰苦笑道：“这就是你想了解我的原因？”也兰点头道：“是的。现在你知道我最后的心愿了，你会拒绝吗？”尉迟鹰叹道：“不会。不管你的心愿是什么，我都会尽量满足你。何况你只是想知道我的来历，这并非什么秘密。”

轻轻舒了一口气，也兰嫣然一笑。她的笑容明媚、灿烂，一如春日的阳光：“那你现在就开始吧，我们的时间并不多。哦……应该说是我的时间并不多。”

尉迟鹰凝视着她异样美丽的面庞，久久无法释怀。虽然他们相识仅仅半天，但此刻尉迟鹰却分明感到失落的忧伤和无奈的痛